

……你会发现，你不是活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在经历中活，一次活在如同落日般的辉煌的回忆里。
……我不懂得为什么有人会对自己的人生生出那么多绝望鄙夷懊悔愤激之情。每个人都注定是一次伟大的经历，一次伟大的演出，最后还是一

行色匆匆

场有着全世界的音乐都会为你伴奏的伟大的和长江大河般的回忆。所有人都是群众演员，你参与的全是合唱，但在这洪大的合声里，到底有你自己的声音，别人听不到都没有关系，至少你自己和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听到了。谁知道呢，也许你自己和他们听到了，全世界也就听到了。

朱秀海 著

行色匆匆

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朱秀海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色匆匆 / 朱秀海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13-3895-6

I. ①行… II. ①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304 号

行色匆匆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王玉坤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5mm×250mm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895-6

定价: 29.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14-4871130

序

前日听歌，听到了一句歌词，叫做让记忆汇成河流，当时心中一震，自语道这多像是一本书的书名啊，不，应当改一改，改成《让回忆汇成江流》。

回忆一旦汇成江流，你生命中的记忆之门就打开了，随后汹涌奔出的，就是人生的往事和对往事的回忆与感慨了吧。

序

001

越是上了年纪，你越会清晰地回忆起童年。故乡的村庄、河流、田野，当然它们不是静态的和黑白的，它们是和时光与时光的变幻一体的，譬如朝霞初现时的村庄、清晨的村庄、中午的村庄和黄昏时的村庄，当然还有暗夜或者月色朦胧下面的村庄。村庄又与季节和季节连在一起的景色一体，譬如早春的柳枝，仲春的桃花，夏日的蛙鸣，晚秋的黄叶，冬日的白雪，还有炊烟，还有鸡鸣犬吠，还有各种各样的风，各种各样的雨，有村庄上的天空，变幻莫测的云，清晨的云，正午的云，黄昏的云，夜晚的云。还有每个你曾经熟悉过的今天或者生或者死的人的故事，仅仅从这某一个点上，那回忆就会汹涌澎湃起来。

童年过去是你的青年时代。你的回忆将越过故乡与远方连接的最近的一座小桥，会有一条不太宽的路将你引向远方。这是你孤独的行旅的开始，你会顺着这条路，看到青年的你走向一个越来越宽阔的世界。你在这个世界里看到了太多的风景，多少有意思的人留在了这风景中，他们像你构成了他们的生活、命运的一部分一样构成了你的生活、命运的一部分，现在又成了你回忆的一部分。一旦回忆进入了这个阶段，你将会发现从故乡的那个小村庄发源而来的回忆之河开始变得浪潮汹涌，它不知不觉已经变成大江，百转千

折，汹涌东流。

如果你的生命中遭遇过战争、灾难、突变、巨大的意外或者精神创伤，它们也会将你的回忆突然引入一个全新的境地。它们在你生命的局部激荡奔跃，就像江流在狭隘的山涧冲决回旋一样，你很容易就进入到一段惊险莫名的狭谷，你甚至能清晰地望见它的每一个段落和细节，就像江流越过狭谷时望见了两岸石崖上的青苔与鲜花一般，你会终日沉陷于这样的回忆之中不能自拔，就像你今天仍然置身于当时的险境、死亡的威胁、不停出现的意外和由它们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创伤之中，需要奋力冲突出去一样。

有时回忆的江流也会将你带进神奇的一瞬。它们或者是某一个战争的深夜，你在急行军中忽然望见从山谷中升腾喷发的雾团，洁白，活跃，变幻万端，就像一个独立于人世之外的世界的演出，在你瞥见它的一刹那就让你意识到你见到了今生最瑰丽的大自然的图画，你只惊讶它为何只在你就要匆匆走上战场时才蓦然在你眼前展开；或者在某一次乘机的过程中，你会不经意间于万米高空中望见一条流血的河，它静静地横亘在云天之上，将西斜的红日也淹没在自己的巨大的河道之中，你会在那一瞬觉得就是将全人类的鲜血会聚起来，也灌不满这条巨河的多少分之一，于是整个世界在你的心中完全变得陌生起来；或是一场异国的大雪，你在奔驰的列车里醒来，透过车窗一眼望见无边无际的大雪和被大雪覆盖和雕琢的森林，你所以会想到雕琢这个词儿，是因为你在每一棵巨树和它的枝丫上看到的都是被一只万能的手雕琢出来的冰和雪的图画，冰雪的艺术品，你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人并不是主宰，至少不是唯一的主宰，真正的主宰我们也许还不知道呢；或者是一次远海里的航行，你一直在沉睡，蓦然间透过舷窗，看到了无边无涯的深蓝的波涛，除了你置身的远航之船外世界上再没有另一个存在，只有大海和大海之上净得没有一丝纤尘的天空，一时间里你会在大海的巨大的喧嚣和寂静以及你自己心灵的空旷与寂静中碰触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神秘之处，意识到这以前你所有的对世界的感知都是不真实的……你的回忆正随着你的生命洪流进入中年的河道，它宽阔激荡，蔚为大观，你都有点不认识自己了。

现在已经到了深秋，黄叶乱飞，菊花盛开，夕阳虽然正在西下却也灿烂如新，你回忆的江流浩浩荡荡，奔向大海，那是你生之地，也是你死之处，是开始之时，也是结束之日。你的回忆将变得粗疏，你只望见了江流两岸大致的景色，一任心中的诗情像江流本身一样深沉流淌。江流不再喧嚣之日正是它变得浩大有力之时。秋天也有风光，那是恋恋不舍的秋叶，在西风中旋转着飘飞，不忍离去却要离去，就像你的朋友，你的年迈的亲人，你开始从

头回忆他们，这些和你一起经历了一切的人，他们的生命往事会进入你的回忆，成为你这记忆的江流中的波涛，你的江流因为它们加入才显得如此浩大，他们中有的人已经过世，但他们活在你的记忆的江流之中，如同你死之后，也会活在别人——你的朋友和亲人——的记忆中一样。出海口就到了，回忆到了这时已经变成了遥望，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回忆，你的生命就像一条大江，年轻过，壮大过，成熟过，终于变幻成了一条和别人一样的大灌，汇入世上所有江流之母的躯体，汇入了大海，你的消失之日，就是你的永生之时。

到了这里，回忆就结束了。你会发现，你不是活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在经历中活，一次活在如同落日般的辉煌的回忆里。

人只能活一次。我不懂得为什么有人会对自己的人生生出那么多绝望鄙夷懊悔愤激之情。每个人生都注定是一次伟大的经历，一次伟大的演出，最后还是一场有着全世界的音乐都会为你伴奏的伟大的和长江大河般的回忆。所有人都是群众演员，你参与的全是合唱，但在这洪大的合声里，到底有你自己声音，别人听到听不到都没有关系，至少你自己和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听到了。

谁知道呢，也许你自己和他们听到了，全世界也就听到了。

本来要为《行色匆匆》写序，却写出了上面的一段话。没有什么，一部散文集，无非是春天时你的生命之树曾经盛开过的花，秋天时它的枝丫上随风飘飞的黄叶。别人也许并不熟识它们，但你知道，这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无论是鲜花还是黄叶，你将耳朵凑近它，也许都能隐隐地听到你生命的江流带来的或远或近的回声。

是为序。

作者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于京西升虚邑

目 录

三重印象下的俄罗斯	001
走过冈察洛娃家的旧宅	010
1978年12月20日武汉大雪	019
夜行军	032
海补南沙	048
过河	057
海上之约	058
手印	060
搂豆叶	062
乡间戏剧	068
拜访秦香莲	070
听西湖	073
我读过的好书	075
天下无书，唯有闲书	077
读《孟》	080
苏诗之最	085
末世之鸣	087
止谤	092
读《老》	094
《项脊轩志》读后	096
一编读罢头飞雪	097
怀念刘白羽先生	103
行色匆匆	106
理想的和快乐的生活	110
与大地一样深厚	118

我的朋友阎连科	123
北方的诗情	129
心向往之	130
书虫的得趣	136
征尘拂去尽是诗	141
青春的记忆如同鲜花开放	144
革命者永远年轻	147
瞄得准来打得狠	149
书到今生读已迟	151
90年代的军事文学：散乱的目光和坚实的步履	154
一要眼光，二要锐气	158
我的网络情缘	160
难忘武大	162
酒吓	166
哀小兔文	168
自况	169
黄山一日游	171
诗非抄不能成论	173
宽广的空间和人性的胜利	175
《穿越死亡》是这样一部书	177
分享噩梦与聆听歌唱	179
向时常想念的人告别	182
眺望大海	193
《乔家大院》编剧阐述	196
《乔家大院》第二版序（节选）	199
有关创作电视连续剧《天地民心》的一些思考	201
杂感记略（之一）	205
杂感记略（之二）	216
《读史惊奇》（七则）	224
夜读心潮（二十二则）	230
呓语	266
附录一	270
附录二	284

● 三重印象下的俄罗斯

俄罗斯留给我的印象一开始就是三重的。它首先是一个战争之神高扬长剑展翅飞翔与呐喊的国度。俄罗斯既属于现实，更属于传说，属于被后人铸造成青铜骑士像的彼得大帝，属于叶卡捷琳娜女皇麾下的苏沃洛夫，属于1812年反对天才统帅拿破仑的战争及领导了这场战争的亚历山大一世，属于库图佐夫和巴格拉季昂公爵（上述诸位都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得到过精致的和诗意的描绘）；它也属于上一世纪的卫国战争，属于森林小城朱可诺附近一户农家茅屋中出生的朱可夫，属于莫斯科城外击退法西斯的人们，属于坚守九百天饿死百万人也决不投降的列宁格勒（今天它已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称），属于改变了二次大战进程的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属于今日仍在各种战争纪念馆中沉静地微笑着的卓娅和舒拉。哪怕是结束了俄罗斯的苏联时期的叶利钦政府，任期内修建的最有永恒意义的纪念性建筑也仍是位于莫斯科俯首山上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综合体（包括纪念碑和纪念馆），我们在那里见到了战争中立下了功勋的元帅们（他们已经成了铜像），见到了战争中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勇士的名册（他们已被刻在胜利者大厅的环形墙壁上），也见到了令牺牲者的母亲们伤心落泪的悲哀大厅。一位七十岁的退役苏军上校，战争的参与者，作为讲解员引领我们参观每一处重要的展馆，他的讲解是那样投入和满怀激情，不但让人觉得战争刚刚结束，硝烟尚未散尽，而且他本人就是一座活的战争和胜利的纪念碑，一个以普通俄罗斯人外貌出现的战神。俯首山上的纪念综合体已建成六年，我们仍在自八千公里外飞来之日见到大批涌来的俄罗斯自己的参观者，这是俄罗斯的老年人、

中年人、青年人和儿童，一队队睁大眼睛聆听着俄国的战争史、胜利史和英雄传说，同时也是在聆听俄罗斯战神无往而不胜的传说。在他们神情肃穆而沉静的脸上，我突然清楚地看出了俄罗斯战神未来的面容。

俄罗斯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战争博览馆。它的许多名城历史并不长，莫斯科建城八百余年，圣彼得堡只有四百余年，但记载民族战争与胜利史的博物馆却比比皆是。在圣彼得堡的繁华地带彼得保罗要塞（它既是一座防御工程更是一座永恒的战争纪念馆），与之毗邻的俄罗斯炮兵博物馆展览的与其说是俄罗斯火炮的发展史不如说展览的是俄罗斯的战争史，其中不但陈列着历次战争中俄罗斯人使用的各式各样的火炮，甚至还陈列着无法用于实战的种种出自设计家奇思妙想的火炮，这些火炮不但有正常的各种口径的圆形炮口，甚至还有四方形的和椭圆形的炮口。同样，在莫斯科城外是巨大的波罗金诺战役博物馆，1812年俄军曾在此地与拿破仑激战，巴格拉季昂公爵死于斯，《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于此处中了霰弹，然后在既爱他又背叛过他的伯爵小姐娜塔莎的照看下死去。拿破仑就是在此战之后走近莫斯科，停在那里等候战败的俄罗斯的代表为他献上城门钥匙，等到的却是一场毁灭了莫斯科也最终毁灭了法军与拿破仑的光荣的大火。俄国人在波罗金诺体验的是一场以失败形式表现的胜利，拿破仑先在波罗金诺、后在莫斯科遭遇的却是一场以胜利形式显现的惨败。然后是卡卢加，当年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后来到这里，然后是拿破仑溃逃的大军，今天是我们，也被主人引到了这块旧战场，在卡卢加州的纪念馆里聆听和回忆当年的战争和战争中的俄罗斯人，库图佐夫就在这里的森林间重新厉兵秣马，等候占领莫斯科后一无所获的法军溃逃而来，而俄罗斯的军队和人民组成的游击队则自动地从卡卢加大道两侧，从无边的森林中，对遭遇重创的法军展开大规模的攻击。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的小弟弟、罗斯托夫家最小的儿子彼佳就于此处死于一生中第一次并不重要的攻击。那是一段如诗如画、又令读者伤心欲绝的描写。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放眼望去，身边的每一片森林都成了伏兵与厮杀之地，成了俄罗斯人的胜利和法国人失败的纪念之所。我们以为对这一地区的战争纪念馆的拜访已告完结，可是没有，顺着脚下那条令法军伤心的大道前行四十公里，就是二战时期名满天下的俄罗斯统帅朱可夫的故乡小城朱可诺，一座纪念元帅英名与功勋的纪念馆数年前刚刚落成。朱可夫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接待方引我们到那里，我们已经不注意这位农民的儿子在那场战争中为俄罗斯做了什么，我们注意的或者说内心深深感到惊讶的是自己在距离库图佐夫的

旧战场如此近的地方又一次碰触到了俄罗斯战争史和另一位战争英雄的故事。我得说我的心几乎被它碰疼了。哪怕是雨夹雪的天气，参观者依然络绎不绝，你在这里又一次感到了惊讶——令你惊讶的不是朱可夫的天才与事迹，而是从这种全民族的膜拜中突然意识到的对于战争史与英雄——我甚至想对战争本身——的巨大热情与向往。参观者的目光让你再次清楚地意识到朱可夫已经不是一个曾经像你我一样活过的人，而是一段属于全俄国和全体俄国人的辉煌战史与光荣，他的故事也不再是故事而是一些永远会在这块土地上传颂的英雄的神话，朱可夫的面容就是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巴格拉季昂的面容，是俄罗斯战神的面容，同时也还是这些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和我并肩走动着的俄罗斯人的面容。我在纪念馆大厅里徜徉，突然想到了一个多年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是俄罗斯人托尔斯泰而不是一个英国人、法国人或者中国人写出《战争与和平》。答案很简单，一个世代浸润在战争、胜利、英雄传说中的民族，一个战神成为至高的精神主宰的民族不可能不产生出一个托尔斯泰和一部《战争与和平》，就像我们自己，拥有那样的历史和传说，不可能不产生出一个曹雪芹和一部《红楼梦》一样。

我们甚至也在一群活着的俄罗斯作家脸上看到了俄罗斯战神今日的面容，我们在莫斯科与他们会面，惊讶地发觉不但所有的战争对他们来说都如同昨日，而且有关战争的理念他们也与我们大不相同。俄罗斯在旧日战争中的胜利令他们无比自豪，失败则让其痛苦，对于世界上可能和正在发生的战事他们则跃跃欲试，充满了投身其中的激情。我们中国人说到战争，首先会将它分类，谁有理谁没理，正义非正义，最后的胜负在我们心中反倒不知不觉不那么重要了。俄罗斯同行们——他们显然是俄罗斯人的代表——关于战争尊重的却首先是胜利，并且仅仅是胜利，正义非正义是胜利后的问题，而胜利者自会照他的意愿给予它一个定义。像所有这一类的会见一样，总是俄国人在讲，日俄战争，二战，阿富汗战争（今天他们仍认为当年苏军出兵阿富汗是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等等。我们没有主动提及俄国人至今仍占领着日本北方四岛，但是一个俄国同行提到了它。他的话大意是：我们为什么不将这四个岛归还日本？是因为我们尊重日本人。这四个岛我们是通过战争拿来的，他们也应当通过战争拿去。不通过战争就还给他们，就是污辱日本人。这一番袒露胸襟，让坐在长桌另一侧的中国人立马全体沉默，吃惊之余，这个与我们近在咫尺、我们自以为已经熟悉的民族突然在你的眼前变得完全陌生起来。

俄罗斯又是属于艺术女神的国度，是她休憩、居住、歌唱之处，尽情展现自己丽质娇容之所。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库图佐夫，连同无所不在的巴格拉季昂，我们看到的都是画像与雕塑。这是战神和艺术女神奇妙的、令人震惊的和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结合，战神通过艺术家之手展露自己的容颜，艺术家通过展现战神的容颜展现了自己。这就是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人就时时以战神和艺术家两副面孔示人，而艺术家形象的光辉有时完全遮盖了战神的光辉。彼得大帝自己就是一位俄罗斯战神，又是俄国第一个不惜重金购买西方艺术品的沙皇，一个目光独特的艺术鉴赏家和收藏家。其后的凯瑟琳女皇，一生痴爱西方绘画和雕塑，去世时竟然为这一爱好弄得国库空虚。圣彼得堡初造之时，为了将它建成世界上最漂亮的国都，彼得大帝不惜重金——可能还用了俘掠和恐吓的手段——遍请欧洲最著名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与他一起工作，他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女神的宠儿，于是他们的到来也就意味着艺术女神开始君临荒蛮的俄罗斯，让今天的我们有可能在原本属于芬兰的一小块被分割成许多岛屿的土地上，在鼓涨着波罗的海深墨色海水的涅瓦河两岸，在著名的涅夫斯基大街两侧，见到一座拥有冬宫、巴甫罗夫斯克（保罗一世之子的夏宫）、叶卡捷琳娜宫等成为人类永恒财富的建筑和艺术宝藏的名城。访问圣彼得堡的真正高潮总是参观冬宫及其附属部分大小埃尔米达什，尤其是大小埃尔米达什，它们本为凯瑟琳女皇为独自欣赏历代沙皇留下的和自己新置的欧洲名画所建（埃尔米达什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独处的场所），今日却成了荟萃文艺复兴以来各个时期欧洲绘画、建筑、雕塑精华的圣殿，人类拥有的不多几个展示自己真正才能的场馆。我们不去俄罗斯也罢，去俄罗斯而且去了圣彼得堡，并且走进大小埃尔米达什，才忽然想到一个人一生中若是没能至少一次来到这里，就像没到过罗浮宫一样，哪怕你身家亿万，一生中做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过是白活一场罢了。除了冬宫和大小埃尔米达什，艺术女神——希腊的、罗马的、法兰西的、佛兰德斯的、东方的——在世间不可能拥有更豪奢更华美的居所了，这三座连为一体的建筑和它们的内部装修本身就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艺术杰作。艺术女神住在这里不可能不满意，她是和她那些最受宠也最崇拜她的人在一起，和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提香、丁托列托、卡拉瓦乔在一起，和凡·戴克、鲁本斯、德拉克洛瓦、莫奈、雷诺阿、塞尚、凡·高和高更在一起，和马蒂斯和毕加索在一起。冬宫和大小埃尔米达什里没有音乐，我却觉得自己真实地听到了歌唱，艺术女神的歌唱，在人间拥有这样的居所她不可能不歌唱，而一个人哪怕一生只有一次走进这里，聆听到她的歌声，你也就不再是

原先那个人了。你会明白你刚刚经历了一次伟大的艺术探险，明白美在这里失去了边疆而又有了新的边疆，来自上天的光束照亮了想象力黑暗的荒原，也许只有一瞬，但你已经知道一切都不是不可能的了，你自己已经是个被艺术女神的惊艳容貌照耀过的人了。你即使没有脱胎换骨，也不再相信是原来的你了。

俄罗斯自己的艺术女神却另有居所，俄国人叫它俄罗斯博物馆，我觉得其实叫它俄罗斯美术博物馆才更准确。那本是一处私宅，为了收藏俄国艺术家自己的作品，主人将其贡献出来，俄罗斯艺术女神于是也就拥有了一座虽比不上冬宫和大小埃尔米达什却依然豪奢的家园。在这儿侍奉她的是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圣像画的作者，是列宾、克拉姆斯柯依、列维坦、苏里柯夫、伟大的风景画家希什金。走进俄罗斯博物馆是又一次震撼心灵的经历，更深切的感觉是如同遭遇了一场俄罗斯式的艺术风暴。站在《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和《苏沃洛夫翻越阿尔巴阡山》原作前，或者眼望着希什金的名作《造船木材林》，瓦滋涅佐夫的《勇士停在三叉路口》，你会异常意外地发现俄罗斯的艺术女神不是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女神，不是姣美的少女或成熟健硕的美妇，俄罗斯的艺术女神突然在你的心中幻化成了一位外表强悍内心激烈刚毅的男性——他有着《三套车》中的俄罗斯农夫那样的忧郁，却又像青铜骑士像表现的俄罗斯战神彼得大帝那样的体躯、面貌与神情。

普希金高高地站立在俄罗斯博物馆的门前。这是俄罗斯给我的众多迷惑处之一。普希金属于俄罗斯文学，属于诗歌和散文，这没有错，但只是到了这里，我才发现他属于俄罗斯所有的艺术，既是俄罗斯艺术女神的第一宠儿，也是他以男性面貌外化的自己。进入俄国前我们以为这个民族除了普希金还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我那么喜爱的屠格涅夫和果戈理（悄悄地我还以为应当有蒲宁和斯帕捷尔纳克），当然还有列宾、希什金和柴可夫斯基，进入俄国后我才发现自己错了，站立在文学研究机构门前的是普希金，站立在俄罗斯最大的美术馆门前的是普希金，站立或坐在许多街心公园里的还是普希金，甚至在遥远的俄罗斯腹地的卡卢加——不是城里而是在郊外森林中——出现在雕像底座上的仍是沉思中的普希金（我真的想问他是为丹特士的事烦恼，还是在构思《叶甫盖尼·奥涅金》）。俄罗斯到底有多少条普希金大街谁也不知道，圣彼得堡最大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机构的名字是普希金文学研究所，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在内的俄罗斯文学大师都在这个展馆中占有或大或小的一席之地，果戈理是一个小间，托尔斯泰是一个大间，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一个展位，给人的印象是唯有普希金才

是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大宗师，其他人都是他的学生和继承人。就连普希金在彼得堡郊外与丹特士决斗的小树林、二人各自站立之处，俄国人也树起了方尖碑和纪念碑。他那个惹祸的妻子远在卡卢加的娘家的旧宅，也成了俄方同行为我们安排的参观项目。我们还驱车到彼得堡寻觅普希金少年时就读的皇村中学，可惜天色已晚，只在朦胧的灯光下隐约看到了一座大厦的门廊。普希金，俄罗斯遍地都是普希金。当然不止普希金，俄罗斯到处都是雕像，艺术女神有时也化作果戈理，化作格林卡或柴可夫斯基，出现在城市与乡村的清晨和黄昏，出现在旅行者的醒里和梦中。但归根结底，除了战争英雄的雕像，俄罗斯人最熟悉的人物雕像依然是普希金。我们当然不会永远盯着雕像，我们有时也会突然回过头来，望着我们身边渐渐熟悉的今天的俄罗斯人，这时你的心中会猛地一动，那个生前热情似火的普希金，那个无与伦比的天才，那个写出《驿站长》和《上尉的女儿》的人，那个一怒之下就和别人决斗并因而身亡令妻子拖着四个孩子无法生活再嫁后改姓为郎茨卡雅的不称职的丈夫，依稀就站在你的旁边或对面，他们的热情豪爽，嗜酒，能刺痛朋友的直率，连同性格深处似乎天生的过分的自尊、冲动与激烈，都会让人想到普希金——一个世代和时刻生活在普希金作品和传说中的俄罗斯人不可能不于潜移默化间成为大大小小的普希金，而一个到处站立着艺术家雕像的国度不可能不生长起大批不自觉地就拥有艺术家复杂气质的公民。普希金就是俄罗斯，就是俄罗斯人，他的面容就是俄罗斯艺术女神的面容。

你甚至能在一个中餐馆收存衣服的老人那儿看到这种面容。她显然属于老无所养，必须出来艰苦谋生的一类。老人的衣着旧却整洁，脸上化着淡妆，唇上有口红，于是灯光下的她在我眼里就成了一个漂亮的老人。逗留圣彼得堡期间我们曾几次去过这家不算高档的中餐馆，每次我都注意到老人在读书。也许她手里拿的只是一本通俗读物，但仅仅是一位晚景凄凉的老人一直在读书这件事，就让我对普希金雕像俯视下的俄罗斯人心生敬意。她肯定不是俄罗斯艺术女神的宠儿，但至少是她的忠实的婢女，于是她的身上也就多多少少有了些艺术女神的影子，而后者已经使她的生命美丽。更极端的例子是一个站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头乞讨的老妇，虽然身为乞丐，居然也像那位圣彼得堡中餐馆的老人一样衣着整洁，脸上化着淡妆，枯皱的唇上着了口红，而且，我得承认她的妆化得并不令人讨厌。这仍然是既是战神又是艺术家的彼得大帝开始的让俄国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运动——我姑且这么称呼——的一个不经意的和远期的果实。在一个崇拜普希金超过崇拜除彼得大帝以外的历代沙皇，并且骄傲地拥有着克里姆林宫、冬宫和埃尔米达什

这些伟大艺术宝库的国家，一个乞讨的老女人觉得出门前应尽可能地修饰一下自己的容貌是很正常的。这不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俄罗斯人几百年来倾心用美改变自己民族心理和习性的努力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哪怕在一个乞讨者身上显现出来，依然令人感动。

当然还有第三个俄罗斯，森林之神居住与庇佑下的俄罗斯。这是俄罗斯沉默且广大无边的部分，希什金绘画的题材与内容。对俄罗斯大森林的深刻印象开始时与战神和艺术女神的印象无关，这是一种独立的、悄然而生的、没有人预先告知的震惊，却日甚一日叠加在一起，贯穿于整个俄罗斯的旅程之中。从莫斯科到卡卢加，再由卡卢加到彼得堡，上千公里的铁路两侧，出现在我眼前的一概是茫茫无际的森林，带着原始与蛮荒的气息，随着你的旅行向远方伸延。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早上我们迎接了这个冬天君临俄罗斯西部的第一场雨夹雪，其后雪就一直断断续续跟随着我们。初雪下的俄罗斯森林是乌色的，森林边缘点缀的星星的或大片大片的桦树闪烁着挺拔的白色身躯，即使风雪大起，林涛如吼，森林给予你的除了它那惊动人心的辽阔之外仍然是一种深蕴其中的沉寂。我知道这不是在俄罗斯的边疆区，不是在它的远东部分，而是在欧洲，在俄罗斯的心脏地区，不可能没有人类的活动影响它的生存，但身边的大森林却让你直觉到并没有任何人类破坏甚至活动的痕迹。不，这样说并不准确，更真实的是另一种印象：在这里人不是森林的主宰，森林却是人的主宰，连同你的感觉、思想与行为。由卡卢加去往圣彼得堡的夜晚，一场大雪覆盖了俄罗斯，醒来后铁路两侧的林间挂满了洁白的雾凇，迤邐无尽，森林变成了展开于天地间的立体的和具有无限繁复花样与透空感的雕塑。大森林在这一刻失去了本相，却一点儿也没失去其辽阔广大以及内在的力量与沉寂。我伏身车窗，心惊魄动地望着这幅画，想知道这如同一场梦似的美景会延伸多远，伸向何处。它一直伸向圣彼得堡的边缘，延伸进城市中心。哪怕到了这里，它也不是补充或点缀，而是城市中自在与自为的部分，与俄罗斯的旧都，与冬宫、海军部广场、喀山大教堂街道等名胜分庭抗礼。而铁路沿线那些比圣彼得堡小的城市和一闪即逝的乡村，却实实在在成了森林的补充与点缀。我的更深切的感觉是它们简直就处在大森林的夹缝里，在一片片林间空地中生活。后来我想，我所以会如此震惊，原因非常可能是我作为异国人已经习惯了森林在人类的压迫下喘息，今天我却看到了人类似乎在森林的挤压下喘息。旅行到达终点时我有一种切肤之痛似的感觉：俄罗斯不是一个农耕民族，或者一个草原民族，它仅仅是一个森林民族。我的痛苦刚刚开始：一个在近代文明中走过了几百年的民族在发展中怎

么就没有毁掉自己的森林？不毁掉森林实现经济的和人文的发展也是可能的吗？

对俄罗斯大森林的注意并没有到此为止。在其后的旅行中，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我仍然注意着它，注意着近在城郊的俄罗斯大森林对城市的侵袭。不只是我们暂住的旅馆四周总是生长着大片的林木（在我们的国家里你一定会觉得自己是身处远郊，其实却是市中心），无论是居民区还是闹市区，你都能随时发现大片大片的林地。它们被称为街心公园或者小区公园，却和我们习惯的城市公园两样。最大的差异只有一个：这些林地里的树木不像是人栽的而是自己生长的，是大森林将自己的根脉伸进城市，在每一片城市居民还没来得及占领的空地上快速地生长起来。俄罗斯人对它们做的唯一的事情似乎就是不理不睬，人类是人类，森林是森林，他们却自然而然地就拥有了一座林木蓊郁之城。一座森林之城的天空和河水自然是蓝的，蓝天碧水间的城市也就有了森林民族特有的林间与梢上的美丽，俄罗斯的名城也就因此漂亮起来，让人的感情里猛然充满了敬慕和忌妒。

没有一位森林之神赐福并佑护着这一片大森林和这个森林民族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感觉到森林之神的存在却不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而是在我们意外到达的俄罗斯的腹地，大森林的深处。我们感觉到了俄罗斯森林的呼吸就是他的呼吸，大森林的安详、庄重、缄默就是他的态度。我甚至暗自惊讶地觉得自己看到了这位神灵的面容。这是些真正居住在林间的俄罗斯人，他们不同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人，与浩瀚无涯的大森林相比他们显得人影稀疏，比起收入情况并不好的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他们的处境也许更加困窘，但他们的姿态、神情、目光却比城市中的俄罗斯人更加沉静和自尊。对于我们这些东方面孔的人的出现他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却也不主动走过来表示友善。林间的俄罗斯人不笑，沉默似乎是他们的天性。正是这些人和他们身后的大森林，连同他们那令人感到压抑的沉默，让我突然想到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叶利钦和普京、《天鹅湖》和《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俄罗斯。这是一个我们知之不多的俄罗斯，却是真正的俄罗斯，它不苟言笑，沉默而又自尊，眼神里除了戒备还是戒备，巨大的身躯像大森林本身一样蕴涵着可能会突然爆发的力量。莫斯科的政客们在争斗，左翼，右翼，中间偏右；圣彼得堡的学者在争论，怎么办，你到底要什么，等等。可是居住与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人——沃洛佳，格利高里，娅克西妮娅，万尼亚，叶莲娜——却继续过着自己的不为人知的但却是俄罗斯传统的生活，他们在十月革命节这一天去上街游行，虽然这个节日早被改为祖国和

谐日；他们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土豆，到圣地喝圣水，进小教堂做祈祷。不管政局如何变幻，他们仍然是他们，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一个西方笑话是这么说的：一个强盗走进俄国，朝一个睡着的俄罗斯人开一枪——俄国人反正总是在睡觉——他是不会马上醒的；他再开一枪，俄罗斯人抬起了眼皮；他打了第三枪，被打疼的俄罗斯人才笨手笨脚地站起来，顺手捞起一棵树干（俄罗斯有的是树，他们也没有那么聪明，会想到拿起别的武器，他们身上反正有气力），朝侵入者一下一下抡过去，一直把他打回老家，最后还要把他家的门打烂，捣毁家具，才会熊一样摇摇晃晃走回去，舔自己的伤口。每个沉默地居住在森林中的俄罗斯人都会让你想起这个笑话。他们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但他们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参加过1812年战争和二次大战的俄罗斯人就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就是这片大森林的神祇，并且随时可能变成俄罗斯战争之神。

旅行快结束时我听到了另一个消息：就连全球气候变暖这样的坏事也在帮助俄罗斯。在别的民族，气候变暖意味的是国土的缩小和城市的被淹没，对俄罗斯来说却意味着意想不到的好运：变暖的气候正在融化北极的冻土，让俄罗斯原本已经无比广阔的森林得以继续向北扩展。我私下里想：即使这个民族真像西方人说的那样一直在睡觉，他们只要能守卫好自己的森林，二百年内也不会真有匮乏之忧。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为什么希什金笔下的俄罗斯森林那么震撼人心。画家画的是一棵棵参天巨树，我们感觉到的却是深沉巨大无边无际的力量。道理很简单：俄罗斯大森林是俄罗斯人拥有的真正财富之一，而财富就是力量，希什金知道这个，俄罗斯人——我说的是居住和生活在森林中的俄罗斯人——也知道这个。

三重印象下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俄罗斯，但是哪怕一次浮光掠影的访问也是访问。俄罗斯说自己的国土在地图上犹如一匹骏马，马头向着东方。命运让我们和他们世代为邻，对于邻居我们总应当知道得更多一些，然后才能找到与之交往和保持自己个性的方式。而他国异乡的风光景色，涅瓦河，莫斯科河，马林斯基剧场的灯火，阿尔巴特街的少女，乃至森林边缘一棵孤立的被夕阳照亮的白桦，草地尽头蓝天上一线纹丝不动的浮云，小河对岸一座有着各式各样三角顶的灰暗木屋的小镇，都会作为鲜明的印痕长留在生命里——它们既不属于祖国，也不属于文学，仅仅属于你自己，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温暖你孤单的心。

2002年1月8日